

禮

記

章

句

禮記章句卷四十一

船山遺書十三

衡陽王夫之議

儒行

行胡孟反

儒行一篇詞旨夸誕略與東方朔揚雄俳諧之言相似
藍田呂氏以謂有矜大勝人之氣無從容深厚之風與
不知者力爭於一旦蓋末世儒者將以自尊其教而託
爲聖人之言有道者不爲也其說是已顧又曰然其言
儒者之行不合於義理者殊寡學者果踐其言亦不媿
於儒矣則亦不知其博而寡要有枝葉而不知根本使
循是以爲之而求其合亦必不可得之道也且其文句

復亂險澀似多脫誤有不可得而通者益以知言繇德
立非知德者則欲其辭之安定必不可得而況其深焉
者乎蓋於戴記四十九篇之中獨爲疵戾而不足與五
經之教相爲並列今姑爲通其訓詁之可通者而複者
終不能爲之序窒者終不能爲之疏則亦姑闕之焉可
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
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
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與以諸反少詩照反衣逢之衣於既反逢薄紅反冠

章之冠
古玩反

逢大也掖袂也禮大夫以上服侈袂袂三尺三寸袪尺
八寸士深衣則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逢掖者無表襌
衣制如深衣而袪袂如大夫之侈也章甫殷冠博通也
鄉如其鄉人而不立異也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
乃爾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
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
自立有如此者

儒行之行研孟反數所短反
更古行反強如字巨良反

物事也爾久坐更僕謂僕人侍立待說難竟而且倦
須更代也席上之珍貴重之意強力也取亦舉也

者

中則
仲反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中合度也如慢終不受而如敖慢也如僞固辭而終聽如僞爲之也威與畏同如威如愧對人謙下之容難進易退逡巡讓避之容粥粥柔貌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行胡
孟反

齊難未詳不爭險易之利不趨險以求徑捷也不爭陰

陽之和不違犯寒暑以致疾疾也備豫備患之豫也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
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
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
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畜許六反見賢
遍反後胡豆反

所求也多積謂貨財文當作聞勞功也近人義不可通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眾
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鷲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
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
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淹中央反樂魚教反好呼
報反沮慈呂反更古行反

斷都
管反

淹沒也沮抑也鷙蟲猛獸也程量也引舉也言不畏強
不避難也不悔必終所爲也不豫見則行之也流言譏
非之者極止也斷折也不習其謀謂不顧利害也按此
節所言皆剛愎冒昧之行以此爲特立其妄明矣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
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溇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
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
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
者

數所
矩反

溲食染也干小盾步卒所持者今之燕尾牌櫓大盾以
守城者今之攔箭牌所謂所守也此上數節詞繁意複
而其云過失不可面數尤爲謬妄君子之過人皆見之
故子路之勇告之以過則喜而已怙過凌人以爲剛毅
此椒邱訢灌夫之所爲而記爲聖人之言多見其不知
量也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籬門圭窾蓬戶甕牖易衣而出
并日而食上蒼之不敢以疑上不蒼不敢以諂其仕有如
此者

一畝爲地積百步縱廣各方十步也五版爲堵環周同

也四圍共五版之廣也筆門以荆竹編爲柴門窬實也
門旁小戶以通場圃者圭窬銳上方下如圭形蓋鑿牆
而上無板以止土故必銳其上乃不圯也蓬戶謂戶當
蓬蒿不修除也蠶扉以破蠶納牆內築之以止土而納
明也苔謂以禮進之不疑不自疑其不堪仕下當脫一
止字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
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
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
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

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
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比毗至反信
與伸同失人

反行胡孟反思相
吏反上時掌反

稽考證也稽式也適值也援引推薦也起居謂身也
憂思謂憂世思治上通達而在位也幽居當云不困上
通當云不淫傳寫之譌也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
游之法十四字不可通毀方而瓦合未詳舊說以爲取
喻陶瓦之事初爲圓坯剖則各方若合之則復圓謂方
圓隨時也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

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
如此者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
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辟賦
義反

先蘇個反
難奴案反

稱亦舉也程課也程功積事謂稽考人之功績而薦之
也君得其志四字未詳舊說所薦之賢者輔助其君得
遂其志亦略通不求富貴不邀薦賢之賞也相先謂推
人先己久相待者望賢者之切也遠相致者雖遠必招
致之也任舉保任薦舉也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

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
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沮慈
呂反

此節文義多不可曉伏退也麤約略之意翹舉也不急
爲大意似謂言不欲盡以避衒美邀功之失也輕輕進
沮畏避也同弗與異弗非或不立一黨之意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尙寬強毅以與人
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
其規爲有如此者

砥諸史反俗讀
丁禮反者誤

博學以知服近文章八字不可句分國謂分國授之如
錙銖者不屑之意二十四銖爲兩十兩爲錙規爲謂器

量也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
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
如此者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
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
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
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孫蘇
困反

地質也作措施也能用也孫接謂孫以接人分散謂分
財散人此節備言眾德而以仁爲主幾於有本之言而
以溫良爲仁之本不敢言仁爲尊讓則固未嘗知仁而

託於聖人之言其妄甚矣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恩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眾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間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長丁又反
行胡孟反

隕墜也穫凋也充詘謂盈滿而失節也恩擾也累閔皆病也言無損於人也命言也此節立意鄙陋文體俳諧與漢王褒所戲作僮約相似其侮聖人之言益劇矣

禮記章句卷四十一終

禮記章句卷四十二

船山遺書十三

朱子章句

衡陽王夫之衍

大學

大舊音泰
今讀如字

衍大學一書有鄭氏禮記傳本其序次倒亂朱子因程子所定而更爲此篇蓋諸經之傳皆有錯闕而禮記爲尤甚讀者以意逆志而察夫義理之安以求通聖人之旨非爲鑿也是篇按聖經之文以審爲學之次第令學者曉然於窮理盡性守約施博之道可謂至矣愚謂才傳之文鱗次櫛比意得而理順卽令古之爲傳者參差互發不必壹皆如此而其命意則實有然者得朱子爲

之疏通而連貫之作者之意實有待以益明是前此未然而昉於朱子固無不可之有況禮記之流傳舛誤鄭氏亦屢有釐正而不僅此乎是篇之序萬世爲學不易之道也自姚江王氏者出而大學復亂蓋其所從入以釋氏不立文字之宗爲虛妄悟入之本故以章句八條目歸重格物爲非而不知以格物爲本始者經也非獨傳也尤非獨朱子之意也既不揣而以此與章句爲難乃挾鄭氏舊本以爲口實顧其立說又未嘗與鄭氏之言合鹵莽滅裂首尾不恤而百年以來天下翕然宗之道幾而不喪世亦惡得而不亂乎其以親民之親爲如

字者則亦釋氏悲愍之餘瀋而墨子二本之委波至於
訓格爲式則又張九成與僧宗杲之邪說而已其徒效
之猖狂益甚乃有如羅汝芳之以自謙爲避讓者文義
不通見笑塾師而恬不知恥斯其道聽塗說而允爲德
之棄固人心之所公非不可誣已大道之必有序學之
必有漸古今之不能違也特所謂先後者初非終一事
而後及其次則經傳章句本末相生之旨亦無往而不
著王氏之徒特未之察耳若廢實學崇空疏蔑規矩恣
狂蕩以無善無惡盡心意知之用而趨入於無忌憚之
域則釋氏之誕者固優爲之矣必假聖賢之經傳以爲

蓋乎今因章句之旨而衍之如左以教什一於千百
能言距楊墨者則以俟之來哲 **程子**程子曰大學孔
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 **程子**以要言之知止於至
善乃入德之門 **程子**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
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
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程子曰親當作新 **程子**篇內屢言新而經傳從無有於
民言親者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一本萬殊之差聖學異
端之大別也治國章以成教爲旨平天下章以慎德忠

信爲體愛惡並行爲用非取其民而啗沫之也

大學

者大人之學也

爾

大人者成人也十五而入大學乃學

爲內聖外王之道如字及音泰者義一而已以大學爲

學宮名非論學之道故取義於大人

註

明明之也明德

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

也

爾

無欲曰虛知善曰靈初終相循表裏相輪曰不昧

註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

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

其初也

爾

一志所發心也隨念所發意也覺體所發知

也而天下之物其理著見皆所以觸吾之心意知而

爲發者也。遂明之者格致誠正以修其身。○新者革其舊之謂也。○氣稟習俗漸染成舊。○言旣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必至於是學之篤也不遷守之固也。此其爲功惟患不及而無太過之憂。○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盡天理之極則人欲之得聞之者鮮矣。無一毫者加察於微細嫌疑者爾。○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綱者目之綱領者條之領詳具物格而后知至節註。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注止者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也**而**文具則當云

知止於至善曰知止者文省耳此之不審遂有以釋氏止觀之止亂之者修身爲本格物爲始平天下爲終其善乃至必至於是不中塗而廢也**注**知之則志有定向

而定向者必欲明明德於天下乃至欲致其知而必格物以爲始**注**靜謂心不妄動**而**妄動者因游侈而疑惑也**注**安謂所處而安**而**物不能亂之也**注**慮謂處事精詳**而**事卽脩齊治平之事**注**得謂得其所止**而**至善之

理得於己，笑行而已。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注明德爲本，新民爲末。**術**本末一致，而未自本生。**注**知止爲始，能得爲終。**術**知止至善者，內盡其心意，知之功而外窮物理，善乃至也。心意不妄，而物理未窮，雖善而不至，不踐迹，則亦不入於室矣。自其備美大之盛，則曰止，自其初學，卽必以此入德，則曰始。蓋大學之始，卽以至善爲始，故終以殊於後世，俗儒異端之自暴棄也。**注**本始所先，末終所後。**術**夫子以復禮爲仁，孟子以知言爲聖功之極，皆此理爾。**注**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
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
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格直
之反

此後
後做

明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

明明其明德非必欲其如君子之明革其舊染之汚而

近性矣如實言之則曰新而淺深異致性無二理則亦

可曰明德審此益知親當作新**明明**心者身之所主也

身以行言志爲行之主**明明**誠實也**明明**實其心之所欲正

者存發如一始終不妄毋令所志爲虛**明明**意者心之所

發也。心於意而發用。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祝氏本作必自慊而無自欺也。今從原本一於善之言誠盡矣。致推極也。知猶識也。識其精實乃識其善惡分別義類之覺體也。異端則謗議爲妄而以無物之空明爲知此際辨之不可不嚴。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盡者盡其理。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事物者身之所必應天下之所待治於我必知明而後處當者理之極處所謂天則復禮者復此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反吏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直治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窮**可得而實充其實也可得而正保其正也**窮**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窮**窮理盡性而命可至精義入神而用可利善之至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淵盡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

○本莖也本繇根生正心誠意致知培其根也格物者水土之養也根之所自滋也舍水土之滋無生理舍格物而本亦不立道亦不生矣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

○厚者慎好惡以謹家教也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不能於薄者厚矣家爲厚國天下爲所薄天理自然之序益知民不可以言親

○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衍

坊記表記緇衣三篇皆同

此體知者通之爾

康誥曰克明德

注康誥周書克能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讀作泰
諟古是字

注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

衍

天道至散無時不發

現於日用之間故曰明明在上赫赫在下陰陽變化利
用厚生正德無非教也心有不存自有不在則上天不
已之命至密之教所失多矣異端不察乃疑有生生初
物終身在成形之內求諸光景莫得見之其愚不可
也注謔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
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自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

注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皆自明也

注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節具文當云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此櫟括爲記耳下二章同注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也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注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閒斷也節明明德者君子作聖之全功以存理爲至新者自治治人之合德故以湯欲爲急明明德於天下豈能令民之行

著習察於天理之微密但不爲人欲所陷溺斯得矣君子所與民同功者此而已也已德民情之有本末而爲學之本末亦分焉復性本也去惡末也

康誥曰作新民

辨鼓之舞之之謂作**節**躬行以生起其心教導以輔掖其成**節**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節**振起其民使自新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節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節**受天命則教化行於天下而民無不新矣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注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注**自新以意誠爲至善

新民以天下平爲至大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注詩商頌元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

不如鳥乎緝詩作緝
彌延反

注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鳥聲邱隅岑蔚之處子曰以

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而既能止之而後信其知之如黃鳥然於其止乃見其知故知者不必能止而止者必知異於異端之言妙悟者明矣以此垂教猶有以知行合一之淫辭亂之者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

哀都反

注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

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而朱子曰緝熙

工夫敬止功效也明必續而後善以至致知格物誠意

正心皆所以緝其熙誠則明也無不敬一於敬也安於
止得所止也意誠心正則無不敬矣身脩而德明於天
下則安所止矣以緝熙爲作聖之功而馴至於敬止知
止爲始能得爲終也。而以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
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緝
熙之功其精微之蘊也非然則雖欲仁敬孝慈其可得
乎。而推類以盡其餘。其餘者第十章約畧盡之
。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斐兮憫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

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喧本作喧火遠反道徒到反恂從鄭氏讀如峻私問反

注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鑪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

而

無緒必不能精

注

瑟嚴密之貌僴武毅

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

論之事

而

格致之功

注

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

而

致知

誠意之功。☹恟慄戰懼也。☹持志之慎而不失也。正心
之事。☹威可畏也。儀可象也。☹脩身之事。脩身者脩之
於言行動言之善者必其動之善而後爲根心之美。
☹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
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恟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
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專以學脩爲所得之繇者蓋
始終先後之意爲學之緒自然如此。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
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哀都反。戲荒
烏反。樂直各反。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

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而學脩恂慄威儀德已成而進脩之心不已親賢樂利皆其誠意洋溢於後世而非但以法故言之不足必咏歎淫泆而後庶幾盡之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而後周官之法度可行此意味之深長而非熟玩不得者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而凡言誤者如舊本讀之反覆求

其條理而不可通乃以決其爲誤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
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注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
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
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
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圖**先以功言後以效言不可
舍本而求其末以圖效之大而本之既先亦非無事於
末而末自治讀者當以意通之天下之大民事之衆非
可盡如訟之可無也傳亦言本末相通之理而已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固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固此句之上別有關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

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

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

其理也 **固**理因物而有無物則無理故欲窮理必卽物

而窮之老氏不知其合吾心之節謂之前議釋氏不知

其爲顯仁之體謂之法廡。益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莫不者謂無物而不能知其不能知者非物本無之理。則可以不知者爾。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有物自爲理者不可知則亦不必知矣。有待吾之用而效於吾以爲理者則自具其理而吾之所以應之理亦存焉。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物理皆得則知盡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天德王道無損焉。是以大學始教於天下之物無不知明而處當是之謂至善。故知止爲始而格物爲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已知者性之所不學而知與小

學之所常習也。性之知，知其用，未知其體。小學之所知，知其粗，表未知其精，裏故必益窮之。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用力者循事省察以驗其實，講習討論以精其義。而一旦豁然貫通焉。下學而上達，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經云：「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遽推其先，則曰：「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而意誠以及於天下。平皆因焉。是事之始，而爲先所當知者明矣。故以格物爲始教，而爲至善之全體，非朱子之言也。經之意也。蓋

嘗論之何以謂之德行焉而得之謂也何以謂之善處
焉而宜之謂也何以謂之至善皆得咸宜之謂也不行
胡得不處胡宜則君子之所謂知者吾心喜怒哀樂之
節萬物是非得失之幾誠明於心而不昧之謂爾非君
子之有異教也人之所以爲人不能離乎君民親友以
爲道則亦不能舍夫人官物曲以盡道其固然也今使
絕物而始謂焉舍天下之惡而不取天下之善墮其志
息其意外其身於是而洞洞焉晃晃焉若有一澄澈之
境置吾心而偷以安又使解析萬物求物之始而不可
得窮測意念求吾心之所可據而不可得於是棄其本

有疑其本無則有如去重而輕去拘而曠將與無形之
虛同體而可以自矜其大斯二者乍若有所視而可謂
之覺則莊周瞿曇氏之所謂知者盡此矣然而求之於
身身無當也求之於天下天下無當也行焉而不得處
焉而不宜則固然矣於是曰吾將不行奚不得不處奚
不宜乃勢不容已而抑必與物接則又洗洋自恣未有
不蹶以狂者也不然則棄君親殘支體而猶不足以充
其揆也雖然彼自爲說而爲君子之徒者未有以爲可
與於聖人之教也有儒之駁者起焉有志於聖人之道
而憚至善之難止也且知天下之憚其難者之眾吾與

之先難而不能從則無以遂其好爲人師之私欲以冀
顯名與厚實也於是取大學之教疾趨以附於二氏之
塗以其恍惚空冥之見名之曰此明德也此知也此致
良知而明明德也體用一知行合善惡混介然有覺積
然任之而德明於天下矣乃羅繼朱子之過而以窮理
格物爲其大罪天下之畏難苟安無所忌憚以希冀不
勞而坐致聖賢者翕起而從之嗚呼彼之爲師者與其
繁有之徒其所用心吾既知之矣若其始爲是說者脩
身制行之間猶不遠於君子而試之事功者亦成亦其
蚤歲未惑之先嘗用力於講習討論之學故雖叛卽異

端而所畜猶存可以給其終身之用乃味其所得力之本而疾攻之則爲諉亦甚矣將問之曰今子之所用以立言而制事者爲離物求覺以後而乃知之乎抑故然已有所知而陰用之也其口雖辯而愧怍亦無以自釋矣況乎爲之徒者無其學問之積而早叛其規矩天理無存介然之覺不可恃奚怪其疾趨於淫邪而莫之救與補傳之旨與夫子博文約禮之教千古合符精者以盡天德之深微而淺者亦不亟叛於道聖人復起不易朱子之言矣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

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惡惡臭上惡字烏路反好好色上好字呼報反謙蓋古與慊相通

苦劫反

○所謂誠其意者一句總起通章毋自欺也如惡惡臭

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十七字當作一句而四讀讀之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準第三章格致爲學誠意

正心修身爲修言之則誠意爲首若以經欲正其心先

誠其意言之則誠者誠其所正正心爲本務誠意爲加

功矣大抵經傳章句所言先後首末不可泥文失理學

者當體驗知之**○**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

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致知之知知善知惡而

己知爲善去惡則欲正其心之心也自欺者欺其心也
欲爲善去惡持志已定而意發不能自禁背其心以趨
惡也自慊者慊其心也心欲正而誠實充之無不正也
困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

正心者乃知之若心安於惡而不知正則惡已累著人
具知之彼猶不自知況得有獨知哉**困**言欲自脩者知

爲善以去其惡

困

此卽經文欲脩其身欲正其心之謂

困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
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
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

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后俗本作後誤厭於攻反

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閒**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故猶有厭然揜善之心蓋人欲雖肆而天理未亡心之不容昧者也迨其僭亡之甚則雖君子當前亦無厭然

之心矣。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衍意累其心心欲救之而無益，意如其心則心之正者得以常伸，心意相關之理如此，其切故君子欲正其心必慎於獨以求誠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衍君子乃知其可畏。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薄官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

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節

具文當云釋欲正其心者先誠

其意之義云釋誠意者省文耳云自欺云自慊者皆謂心也又云心廣體胖皆以發明心意相關誠正相因之理熟玩章句此意具已躍如但引而未發耳

節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

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而言致知誠意之相承者以傳闕脫故再爲申補耳以
貴求之又以下四章之義倒推之此章自與正心相爲
終始大抵格致誠正之序爲功效之條理言耳非截然
有異此一事又進一事之分界體驗則知之不可尋行
墨以測度也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
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

其正

好呼報反
樂魚教反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

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
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有四情而不
得其正惟其心之未正也雖未有四情之時亦無正之
可得也特未著耳心未正必察而正之正者正其體也
體正則用正用正則行乃正行正而身脩矣云用之所
行兼身心而言之今人於四者之外更不知有所謂心
者向惡從而察之而又奚其正哉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直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
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無以檢其身

身之所繇不脩也視見聽聞食知味豈必能脩然不見
不聞不知味則茫然不知有身而孰從脩之繇是雖無
惡而不可保惡未有不乘之者而身果於不脩矣敬以
直之存心之實功持志勿忘之密用也心常存常存於
正也正者仁義而已矣常存者不違仁而集義也孔子
曰操則存此之謂爾常存其正之心則其有所忿懣恐
懼好樂憂患者無不得其正而用之所行發於身者內
外貫浹相喻而受命亦奚至有不見不聞不知味茫然
使其身若異端之所謂如槁木死灰者無所施正而並
以廢其脩乎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節

其文當云釋欲脩其身先

正其心之義此疑括省文耳後三章做此

節

此亦承上

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
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
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

節

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

心之存否則其弊也爲克伐怨欲之不行而不足以仁
其流且爲異端之狂心乍歇而卽爲菩提欲正其心而
不能誠其意其弊也爲非不悅道而力不足大本既正
雖有過而不流於邪故自正心而益求之意知爲善之

至而自誠意以進於正心脩身爲大學之本抑嘗推而論之經傳曰正章句曰敬蓋亦稍殊矣而非殊也敬者正之功也正者敬之事也敬者敬所正也正者敬以正也敬以正而後正無怠忘勉強之病敬所正而後敬非惺惺亡實之迷聖學異端之大界在正不正而學者醉疵之別在敬不敬要諸至善則敬而正之其實一也乃濶熙以後之學者於存養之功未有得焉而不能篤信正心之有實爲之說曰心之體如太虛曰湛然虛靜如鑑之明曰四者不能無而亦不可有曰如鏡未有象方始照見事物則疾叛師說墮於釋氏之支說甚矣夫其

所謂太虛者吾不知其何指也兩開未有器耳一實之
理洋溢充滿吾未見其虛也故張子曰繇太虛有天之
名天者理也氣之都也固非空而無實之謂也既與其
言太虛者不侔則彼所謂太虛者得之佛老而非君子
之言審矣其曰如鏡未有象不有四者故四者有而不
失其正則正傳之所謂不得者爾得之爲言豈僅不失
之謂哉惟鏡本無象故妍當前而媸媿當前而媿無有
正而隨物以移然則逆吾者當前而忿懣憂懼順吾者
當前而好樂交焉則盡人而無不然者而奚以爲君子
之正乎惟鏡本無象妍當前而失天下之媸媿當前而

失天下之妍一影蔽之更無自體相映非實兩無所喻
則亦見如不見聞如不聞甘苦皆茹而固不知味是正
所謂心不在而無所施其脩者也莊周謂之止水佛氏
謂之太圓鏡智乃以是言大學正心之功不已謬乎至
其云不能無而亦不可有則確爲了無實義之戲論釋
氏以此立啄啐同時一見不再之轉語玩天下於光景
之中學於聖人之門者如之何拾以自誤而惑人也嗚
呼正心之學不講久矣朱子明言知誠意而不知存心
之弊以防學者之舍本而圖末重外而輕內以陷於異
端乃一再傳而其徒已明叛之而不知又奚況陸子靜

王伯安之徒不亟背聖教以入於邪哉然正心之實功
何若孔子曰復禮中庸曰致中孟子曰存心程子曰執
持其志張子曰瞬有存息有養朱子曰敬以直之學者
亦求之此而已矣

注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
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
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
矣

辟匹亦反賤惡惡而之惡俱烏路
反敖五到反好呼報反鮮息淺反

注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
之則然常人之情隨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

偏而身不脩矣。任情則偏察其情之所偏而正之者，惟其心固有喜怒哀樂之節，恆於中而不忘也。故曰：而身不脩矣。推本身之所自脩於心之正也。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碩本音石，叶音芍。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好惡不齊而偏，以致惑身之不脩也。而家之所以不齊，卽在此。蓋好惡者身之大用，而家國天下受之家，其先受者爾。凡十傳互相貫通，初無二理。讀者勿滯可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
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
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

弟特計反
長丁丈反

曰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
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
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曰**脩身而教於家教家之道
脩身而已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又曰父子之間
不責善藏身恕而人自喻君子之教家如此焉耳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

而后嫁者也

中陟仲反后俗
本作後者誤

注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循**養子之事不待學而能固有之端也議察識也推廣之雖不待學而求盡其理必有事焉非恃其不學不慮之知能而無功也孝以事父弟以事長皆不待學而皆有誠求之事故曰直情徑行者夷狄之道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注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

國之效節脩齊之同德爲孝弟慈齊治之通理爲仁讓
孝弟慈也仁讓也理一而分殊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
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
之有也帥所律反
好呼報反

注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
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
所謂恕也節有善於己善爲己之所欲推以與人同欲
之無惡於己惡爲己之所惡推以與人同惡之所謂恕

者如此也飲食居處富貴安樂人各有所嗜而分各有
所應得君子因物順施而於此不言恕況或所欲所惡
有不合於道者乎**注**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
從矣喻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注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
而后可以教國人后俗本作後
誤後倣此

注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
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

宜猶善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鳴鳩篇忒差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注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長丁丈反弟特

反計

絜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絜**人心之同孝弟慈也天下之願欲雖至於不可紀極而其心之所安者則無不可以理格不待違道干譽以徇其好惡而皆可以矩絜之矣**絜**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

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
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
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惡烏路反下
同先蘇個反

絜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
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
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
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
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
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

約本諸身之好惡也廣及於天下也

註此平天下之要

道也

註道謂制法齊民上絜矩以制道使天下之爲上

下前後左右率繇之以寡過所謂均齊方正也

註故章

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處各反好呼報反下同

註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

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

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

節昨結反計匹亦反

注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爲天下之大僂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

喪息浪反
道徒到反

注詩文王篇師眾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容己矣**罔**有天

下者受命於天受國於先王其存與亡爲萬民安危生死之樞則位之所在卽道之所在故不容不恆存得失之心以自警於道非若士大夫之於祿位禍福脩身俟命不宜以絲毫得失繫累其心緣此而脩德也學者不可不知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注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卽所謂明德**節**脩身以上皆明德之事慎以脩身則好惡自公矣**節**有人謂得眾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注本上文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注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注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注**有德則不縱欲以崇貨民各有其恆產而財

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注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徒到反

注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甯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注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注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

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斷丁貫反寔烝隻反俗讀如實者誤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尙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

愛人能惡人

進讀爲屏古字
通用卑正反

進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先蘇佃反命莫
半反遠于願反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曰當作怠未詳孰是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惟

惟慎德者而後仁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與

裁通祖才反
夫防無反

注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注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注**忠信所以存天理也驕泰則天理亡矣天理存亡之幾國之存亡卽於此而

決此脩身之所以爲本而必根極於正心誠意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禮呂氏曰國無游民則生者衆矣朝無佞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注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
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國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
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
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
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畜許六反
乘食證反

國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
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
家有采地者也君子**聞**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

爾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
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
爲利以義爲利也長上聲上善字時職反章句釋音非朱子所定多所闕誤今重定之中庸同
爾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
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
其下雷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
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
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爾章內所言皆國也而以

爲釋平天下者凡此皆國與天下之通理治與平之同功以施之國而治以施之天下而平則但言國而天下在矣若夫平天下之事命德討罪惇典庸禮所以推廣絮矩之道而行之者傳未之及而要可以理通之矣

臣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臣**格物致知明善也正心誠意誠身也格物者格其所當知之物誠意者誠其所必正之心四者功用相資而二者括之矣蓋所謂誠意者一誠於善則惟奉其存養不失之心以察乎意而析善惡於微因而慎之俾意之動無

不如其心之正而始終一實無有間斷乃令忿好懼憂
減得其當然之節此誠正合一而爲誠身之實功也是
則誠意者正心加警之功格物者致知踐實之學不得
專求之意知而忽於格正以流於異端之說明矣
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禮記章句卷四十二終

禮記章句卷四十三

船山遺書十三

衡陽王夫之撰

冠義

冠古亂反
篇內並同

儀禮之存者今有士冠禮而此以言其義也古無大夫冠禮天子諸侯之冠則見於大戴記公符篇亦可以此義通之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

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

長丁丈反

正言人之所以爲人明其爲禽獸之大防也禮者義之文義者禮之幹容貌身容顏色面容齊莊而一也順適於人心也備者備其文立者立其本也聖王謂制冠禮者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

賓主人僚友爲加冠者冠禮筮日於廟門外無筮賓之文畧耳國本立國之本謂君臣父子長幼之倫也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

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字以表德成人則德必成矣餘詳郊特牲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

見賢
通反

拜荅拜也元端夕見於君之服其裳雜裳前元後黃奠者委之於地不敢相授受也鄉大夫六鄉之長掌其政教號令者鄉先生其鄉之老而致仕者也按母荅子拜於禮爲疑意爲父後者主宗廟之重則母不敢不施敬焉故承上文冠於阼而言若非嫡長則母可以不荅與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
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
其禮可不重與

少詩照反行於之行
胡孟反與以諸反

成人之謂成之爲人也無冠裳之飾則禽獸而已矣行
焉謂皆踐其實也冠於阼以下皆所以重之也

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
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

弟特計反
行胡孟反

順所以事長也治人謂委贄見君則將仕而有治人之
責也嘉善也美也冠昏皆嘉禮而冠爲尤重也

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
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
祖也

尊崇也擅專也冠子於禰廟而稱先祖者冠者之祖也

禮記章句卷四十三終